

长篇小说

遭遇流氓

魏军◎著

您别以为只有以性为目的的人才是流氓，那些坑蒙拐骗、敲诈勒索、玩弄权术、徇私枉法、侵害群众利益等行径都属流氓行为。这种行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便是犯罪。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0306720

长篇小说

遭遇流氓 Zaoquliumang 魏 军◎著

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遭遇流氓/魏军著. —北京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, 2008.5

ISBN 978-7-81139-067-4

I. 遭… II. 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6281 号

遭遇流氓

ZaoYu LiuMang

魏 军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5 月第 1 次

印 张: 20.5

开 本: 740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20 千字

印 数: 00001~10000 册

ISBN 978-7-81139-067-4/I·003

定 价: 32.00 元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83903254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E-mail: cpep@public.bta.net.cn

www.phcpps.com.cn

www.porclub.com.cn



本书是以梦幻为线索昭示现实生活的作品。为恢复梦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在作品中的真实性，梦中的环境、职能机构和官员的称呼，沿用了梦中的称谓，有的是一个未知的地方，有的是古代名称，有的又可能与现实生活的名称相同，试举几例：

①承天门②承天门前三座门③
检察总署④市警务局⑤区警务分局
⑥警务所⑦警探⑧市公堂府⑨区公
堂府⑩城西区公堂府⑪堂长⑫审判
官⑬讼师⑭讼棍⑮过堂⑯讼师事务
所⑰副政指⑱城西区⑲商务所⑳警
务㉑税赋㉒编印局㉓政策监察司㉔
华通社㉕古城分社㉖古城市……

以上均为梦中出现的称谓，如与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相同、相似者，纯属巧合，切勿对号入座，自寻烦恼。

前言

这是一个真实而奇特的梦魔……

梦中揭示的是一个冰冷的世界。

说它真实。是因为这个梦能重现过去，预示未来。无论何人与梦者有关的事情，都将在梦中再现。

说它奇特。是因为梦者只要进入梦乡，脑海中便出现了梦幻般的景象。更令人惊诧的是，这个梦对将要发生的事，能未卜先知，梦幻中的每一个细节，都依序和第二天的梦衔接、吻合，周而复始重现、延续，整整一年零三百六十五天……直到生活中困扰梦者的各种讨厌的事慢慢缓解后，梦才逐渐消逝。这个梦恰似一个故事完整、情节曲折、矛盾尖锐的连续剧。这恐怕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，但不知能否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

说它冰冷。是因为在梦中这个虚幻的环境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爱、友情、善待已经泯灭；只有无情、冷漠与麻木、坐视和沉默，大有开门揖盗、助纣为虐、纵恶损善之嫌。

……

梦，是任何人，不论男女老幼、好人与坏人，不论他们是贫穷或富有、聪明或愚笨、高贵或卑下……睡眠状态下心理活动的反映。但对梦的心理机制、梦的愿望达成、梦的改装、梦的材料与来源、梦的运作、梦的程序心理、梦的遗忘与记忆等，至今人类并未从科学上彻底阐明。

伟大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研究，始于一八九七年。一九〇〇年他的《梦的解析》一书出版了，但当时并未引起学术界的注意。十年后，这部著作才受到人们的重视，曾一度被誉为

“伟大的著作”，并大大推动了人类精神分析进程的发展。但遗憾的是，弗洛伊德在《梦的解析》一书中，尚有若干论点、命题自相矛盾，或因某些局限性而失偏颇。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探索。

从原始社会开始至今，人类对梦的发生就很感困惑和迷惘，梦成了人类一个不解之谜。因此，人对梦产生了种种猜想和解释：或视为神谕，或视为托兆，或视为预言，或视为交感。更有甚者，认为梦是灵魂作祟，从而构成了原始宗教迷信的重要内容。以为梦能预知吉凶祸福，于是祈求神帮助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，乃至被统治阶级和宗教主利用，成为人民的精神枷锁。

正因为人们对梦的认识知之甚少，民间才出现了对梦的种种缺乏科学根据的解释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

本书梦的实践者——任重，长期遭受梦魇缠身，他是最有资格创编这部作品的。但是，他不愿因动笔再重温梦魇的困扰与折磨，无奈才嘱笔者把他的梦幻整理成书稿出版。笔者以为这对人们研究梦的成因、梦幻与现实生活的互感，对探索、研究、创立“梦文学”理论，促进“梦文学”创作大有裨益。

以“梦”为创作素材，人人都能有所感悟，并能直接参与创作。梦因其荒诞、离奇，难以领悟、难以重复体验，因此这类作品被认为是最难创作的文学作品之一。可喜的是梦中有的人和事，以及某些环境有似曾相识、相见的朦胧，有时梦中出现的环境，也有旧地重游的亲切感，这一现象使创作灵感得到了延伸。倘若抓住这稍纵即逝伸向生活的触角，删繁就简、去伪存真、用艺术逻辑的手法，定能创作出寓教于乐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。相信不久还会有更多的人拿起笔来加入到“梦文学”理论研究和创作的队伍中来，为新兴的“梦文学”繁荣与发展作出贡献。何况我们已经有了《红楼梦》这部可借鉴的千古绝唱。

鉴于此，笔者创作这部作品，并不是因为对梦的理论有独到的见解和发现，而是试图通过这部作品，对梦中涉及的好人无助、坏人横行而产生的“恶从贪生”的种种社会弊端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鞭答。祈盼所有做过噩梦的人们，醒后能迎来美好灿烂的明天。因此，笔者所写不属于释梦之

类，这就是书名不曾涉及说梦的原因。这是必须向关心这部作品的诸君说清楚的。

笔者真诚地祝愿做过噩梦的诸君，都能从噩梦中醒来，永远摆脱噩梦的困扰。

还需要说明的是：笔者为恢复梦中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在作品中的真实性，梦中出现的环境，有的完全是一个未知的地方。因此，梦中出现的环境、职能机构的名称和官员的称谓，因沿用了梦中的称呼，自然与现实生活不符……至于那些与现实生活中相似、相同的人和事，纯属巧合，切勿对号入座，自寻烦恼。这是特别要请列位看官见谅的。倘若你愿以书为镜，正衣冠、修瑕玷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，这也正是笔者所企及的。

一向喜欢开夜车的任重，吃过晚饭，百无聊赖，从书柜中顺手抽出一本《红楼梦》，翻着翻着，鬼使神差地就躺在了床上。妻子郝心萍以为他累了，未加理会。任重看了没几页就进入了梦境，开始了他漫长的梦的遨游……

任重梦见的不是别人，而是曾受空空道人点化超度过的甄士隐。这甄士隐自从得了那道人的真传，大有成仙的快活，一心想做出一番功德来。他每日静坐在荒山道口，为愚者指点迷津，为智者警示慎终。这日，恰逢任重在此荒山脚蹒而行，甄士隐知道他心中困惑便上前搭讪：“先生本是精明之人，但常以君子之心宽待小人，以恶当善，可悲，可叹！”

任重一时张口结舌，无以对答。

甄士隐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然一时稍闲，又贪淫恋色……”甄士隐见任重半信半疑，有些的不悦，遂挖苦道：“你道你是谁？你疾恶如仇，与人为善，助人为乐，伸张正义，又有何用？时代不同了，可以休矣……”

任重没有说话，只是连连摇头。

“不信！”甄士隐又说：“看你也是个读书人，定知我之家事吧——丢失英莲，火烧房屋，无奈遁入空门。你虽一身正气，倘若遇到不幸也不会有人助你，如同我当年投靠封肃寄人篱下遭人白眼。你真以为善恶有报吗？跟我来。”说着，甄士隐取出一根红丝绳系在了任重腕上，任重便不由自主地随了他。穿过时空隧道，甄士隐推开了一座宽厚、硕大的朱红大门。这门宛如城墙，重如泰山，洞开之际发出一阵阵轰隆隆的巨响，眼前的景物豁然开阔。说话间他们来到了“太虚幻境”世界。

任重见了好生奇怪……

任重与甄士隐本不相识，只因翻阅“红楼”数页，方知他曾随一跛足道人飘然而去，后事如何，因未来得及阅读，故不得而知。他是否又随道

人云游世界，还是回“红楼”了且不必说。任重环顾四周，不见“红楼”踪迹。再看，这里的人不仅与“红楼”里的人服饰不同，就连生活习惯也大不一样。这里没有华丽的亭台，没有古朴的楼阁，这是什么地方呢……

任重抬眼望去，只见眼前是一个广场。广场的东面是国会大厦，西面是供展览用的博物馆，南面是一座与皇城相呼应的古城墙、箭楼，北面便是皇帝居住的地方。而他所站的中间的这块开阔地，便是这座古城最大的承天门广场。

在朱红色皇城城门前，两侧各有一座与皇城同样颜色和形态相同的三座门，横卧在纵贯东西的中央大道上，因为它比皇城门矮小，这就更凸现了皇城城门的恢宏与威严。

甄士隐见他迷惑不解，说：“进这座大门吧，那里有个事业部，你先去人间历练历练，会变聪明的……”

任重正欲问个明白，没等他开口，随着轰隆隆关城门的声响，甄士隐飘然化作一缕清风消失了……

任重带着几分困惑，阴差阳错地被甄士隐推进了事业部的大门。

事业部业务繁杂，包揽文化、体育、卫生、教育、科技等，甚至连服装模特培训也在其中，因此，顾此失彼，办事有头无尾，以办事不了了之得名。

任重不由得想起，那道人与甄士隐的一段对话。

道人吟唱《好了歌》，说：“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，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须是了。”

甄士隐听罢，心悟，笑道：“待我将你这《好了歌》解注出来如何？”

道人笑道：“你解，你解。”

士隐按《好了歌》寓意说毕……那道人听罢又赞道：“解得切，解得切！”

时逢任重进了事业部，故而士隐又为事业部“不了了”之名声做了解注：“不了本不好，少了一个好，只因多个了，又加一个好，若说好便了，或说了便好，最后因是了，到头还是好。”

道人听了笑道：“弟子才学八斗，又有咳唾成珠之才，通俗易懂，便

于世间流传，为师不及也。”

且不说那道人与甄士隐师徒结伴而去，单说任重被派进事业部做干部考查工作告一段落，便得知他可能被留在事业部政策监察司工作。这消息是喜是忧，是时代的跨越，还是历史的跌落，连他自己也不清楚。从他酷爱文学这方面来说，到事业部工作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他以为事业部乃是国家享有盛誉的文化、体育、卫生、教育、科学的殿堂，也是他向往的地方。然而，一旦真的要长期留在这里工作，他将很难适应。这里知识分子成堆，宗派思想严重，他还得做出某些牺牲。他想，自己这个行伍出身的准文化人，能适应这样的环境吗？将来留在事业部并非从事文化教育，而是纯行政性工作，这对自己今后的发展有没有影响呢？

任重脑海中又出现了朋友们的真诚劝告：“你留在事业部工作，实际是把你自己熟悉的专业丢了。干这种纯行政性工作，你不觉得得不偿失吗？况且伴君如伴虎。”

虽说任重没把这件事想得那么严重，但他深知这句话的含义。自有皇帝以来，哪朝哪代的朝廷臣工，不都是君虎相伴！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。五千多年后的今天，伴君并非真的如伴虎有生命危险，但官场上的阿谀逢迎、嫉贤妒能、尔虞我诈却屡见不鲜。自古以来文人相轻，这一恶习如要与现代宗派主义纠合在一起，好端端的事业部还有宁日吗？

事业部的干部考查工作就要结束了，任重面临去留的艰难选择，这时事业部也正着手机构改革，各部门的干部名单正待上报审批。事业部有才的、无才的个个把耳朵拉得长长的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窥探消息，观察动静，搞得沸沸扬扬、热气腾腾，使人感到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早，天气特别热，大有厄尔尼诺热浪袭来之势。任重现在还不是事业部干部，自然对此并不在意。他只管上班来下班走，每天吃饭、睡觉是免不了的。

任重的家在市内城西区一个纵横交错的胡同里，这儿是老式住宅区，一顺儿的简陋平房杂院。这些房子是哪辈子修的，哪辈子建的，谁也说不清。单从宫门口、西廊下这些胡同的名字看，就让人知道它历史悠久。本来这是个很不起眼儿的地方，但后来在这犄角旮旯里，盖起了一座八层高的幸福大楼，真是羊群里出了匹骆驼。这座楼如果盖在别的居民区，谁也

不会觉得新鲜，可它偏偏矗立在破屋、杂院之中，这倒成了一景。杂院里的居民仰慕大楼，大楼里的居民俯视杂院。如今一提起幸福大楼，古城的居民没有不知道的，它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毗邻的鲁迅博物馆。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，有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的人，不忍揪斗、批判的折磨，“近水楼台”从八层楼上推开窗户一跳了之，无一人不获解脱。后因形势发展迅猛，更有非本楼居民慕名而来，以试身手。此举不仅都能如愿以偿，更是摆脱了困境，一了百了，但留下多少麻烦给家人，似乎也顾及不得了。幸福大楼知名的另一个原因，此楼是“共产风”的产物。

据说最先住进这个大楼的居民，都享受着吃食堂饭来张口的“共产化”幸福生活。只因共产主义迟迟未能到来，后住进大楼的居民，却饱尝了没有厨房，无处生炊的痛苦。经历过烧劈柴加煤球、报纸点炭、炭煤引燃蜂窝煤的“熏陶”。只要谁家生火做饭，滚滚的浓烟便沿着工字形楼道串遍家家户户，呛得人们个个连呼哧带咳嗽地抹眼泪。可喜的是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和抱怨。因为谁都知道：今天他生火呛了你，明天你生火也会呛他；今天你抱怨，明天他抱怨，抱怨得过来吗，天天抱怨非打架不可。可见居民的高尚精神，是何等的持久和有耐心。如今好了，这座大楼基本上告别了煤球、蜂窝煤的“熏陶”，大多数人家用上了液化气罐。虽说使用不当会发生火灾，碰上劣质的、以次充好的液化气罐，还有爆炸伤及生命的危险，但居民们还是其乐融融，因为这毕竟是与时俱进了。沿袭了多少代烧煤做饭的传统，终于被液化气罐代替了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难道这不是进步，不是发展？再看看楼里的公用厕所，更能体现与时俱进全方位的发展。不说厕所的门被谁卸走拿去当了床板，也不说谁家尿盆被扔到了楼下……只说每天每人都离不开的“门票”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。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，过去在农村解大手，随便找个没人的地方一蹲，解完后顺手拿块土坷垃、树枝什么的受用。最讲究的也莫过于用高粱秸，折成半尺长短一劈两半，便后一刮了事。城里人多眼杂不能随地处置，自然也找不到土坷垃、高粱秸之类，只好用香烟盒、废报纸清洁，这就是“门票”的来历。虽说免除了用高粱秸扎刺儿的痛苦，但也会招来杀身之祸。“文革”时一位中学老师，不慎用了印有“女皇”像

的报纸当“门票”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遭批斗，因不堪忍受，趁看守他的红卫兵打瞌睡时逃出“牛棚”，跑到八层楼上，居高临下寻了短见。如今经济发展有目共睹，香烟盒、废报纸已经“下岗”了。现在用的是洁白的，经过消毒的，带皱纹的卫生纸。

任重住的这个楼里，公共厕所由十几家男女合用。他从这个小小的窗口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巨大的变化。最叫他头痛的有两件事。一件事是，任重有早晨起床就上厕所的毛病，而且急不可待，稍有耽搁就有屙在裤子里的危险，医生说 he 患的是“黎明泻”，中药、西药吃了不少也不见效果。他最怕在火车上过夜。试想，一个车厢里近百十口人，早晨起来都抢着上厕所，他受得了吗？每当出差他尽量坐飞机，坐飞机最多两个多小时。如果非坐火车不可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请与他一同出差的同事，早晨三四点钟帮他占厕所。因此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职位高低，只要与他一起出差，无一例外要尽占茅坑的义务。一个人占好了，另一个人及时向他联络，这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典型事例。在幸福大楼里，厕所是公用的，虽说比在火车上稍有宽松，但碰上个蹲在厕所里吸烟、看报纸的主儿，他等得了吗？另一件事就是好些人家用的这个比烧煤球、蜂窝煤还先进的液化气罐。虽说用液化气罐已摆脱了烟熏火燎的痛苦，可每每断气时它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不管是烧水还是做饭，说没气就没气了，搞得人措手不及。这不，任重刚把饺子放到锅里，还没开锅就没气了。他只好把液化气罐放在热水盆里，又是泡又是摇，还是无济于事，火就是不着，满锅的饺子眼看成了片儿汤。他看了看表，煤气站早已下班了，唉……他不知道是该埋怨不该住这个楼，还是埋怨液化气罐没有显示装置。总之，遇上这样的事，真叫人啼笑皆非。

听到有人敲门，任重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进来！门没锁。”

推门进来的是事业部宣传处的一个同志，是任重没到事业部前就相识的一个文友。此人姓孟，单名一个生字，四十多岁，圆脸，言语间透着几分谦恭和坚定，给人以精明和可信赖的感觉。孟生经常写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。任重没到事业部前发表过一篇理论文章，后被孟生在检察总署工作的上司抄袭。孟生看后十分愤慨，连夜撰文揭露了这种剽窃行为。一天，

孟生拿着已发表的文章叫任重看，着实让他吃了一惊。一来任重不知道有抄袭他文章的事，二来更因为抄袭者恰是孟生的上司。孟生发表批评和揭露其剽窃行径的文章，出于仗义执言，维护朋友的利益，颇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概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孟生的做法是无可非议的。但遗憾的是，此举非但没给任重带来宽慰，反而着实使任重忐忑不安。任重想的不是该不该批评的问题，而是能不能批评，要不要批评的事。不管任重事先知道不知道孟生写文章的事，其上司定会认为是任重授意的，从此他不会再有好日子过。与其战战兢兢过日子，还不如装聋作哑与世无争，这倒是避免招灾惹祸的最好办法。

孟生见任重沉默无语，颇有几分做错事的愧疚和自省，但不知错在何处：“老任，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”

任重觉得事已至此，覆水难收，何况也没必要再收，只好听天由命：“你没有错，你有发表文章的自由，只是……”任重欲言又止。

“实在抱歉……”孟生已经知道了任重的难处，说，“我应该先给你打个招呼，你看我这操之过急的毛病又犯了，真没想到给你带来如此的麻烦，你看有没有补救的办法？”

任重见他愧疚的样子甚是感动，他还能说什么呢。“难道我还要向抄袭者赔礼不成！一切顺其自然吧。”

孟生见他并没责备自己，对任重的大度更加敬重。从此俩人交往甚密，特别是对任重留任事业部工作一事，他是积极支持的。孟生以为和他在一起工作，今后总会有个照应吧。今天，孟生就是怀着这种喜悦心情踏进幸福大楼，来任重家造访的。

任重住的是八层14号。走进这14号房门，有一段狭窄的通道，通道里有3间房，如果是一家人住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。在住房紧张的年代，足够人们羡慕的。但遗憾的是，除了任重一家三口外，还有两对夫妻和各自的孩子。从进14号房门往里数，一室住的是张姓夫妇。中间是二室，住的牛姓夫妻。任重住的是靠里面最大的一间。据说在公社化时期，这是一间文娱室。从二室到任重家门口处，有约一米宽的地方，这便成了任重家烧水、做饭的厨房，这14号之拥挤可窥豹一斑。照理说，本来就不宽敞的

地方再用来烧水、做饭，不仅自己不便，也给另外两家带来不便。谁都知道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可喜的是这两家从未表示过不满，任重也处处对他们加以照顾。这两家因未解决液化气罐，也懒得生火，只要任重家不用火时，他们不用打招呼随时可以点火做饭，本来的不便，倒成了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的好事。任重一家三口出入自家家门，这两家的门口是必经之地，因此也常有造访者误入门户，给对方造成不必要的打扰。多年来任重和这两家为邻，彼此相敬如宾，从未发生过矛盾、摩擦。夏天天热不管谁家有没有人，也不论白天黑夜，总是门户大开各不相扰如同一家，成为大楼邻里之间和睦相处的典范。

任重把他这间居室称为“草堂三舍”——卧室、书房兼客厅。

推开14号房门，孟生站在狭窄的通道兼厨房的门前，看到任重正如此这般摇晃液化气罐，觉得十分可乐，开玩笑说：“没想到你也有如此雅兴……”

任重看了看他，万般无奈地说：“民以食为天，我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，怎能抗拒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诱惑。”

“看来你这饺子我是吃不成了。走，下楼随便吃点什么，正好我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任重想了想，也只能如此了，进屋写了张字条留给妻子，就和孟生走了。

他们来到宫门口一家饭馆。这家餐馆是任重断炊时经常光顾的地方，因此和掌柜的十分熟悉。进屋后掌柜的见他带来一位朋友，就把他们安排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子前，闹中有静，给他们谈话提供了方便。

任重点了宫保肉丁、软炸里脊和一盘清炒荷兰豆，又要了小葱拌豆腐、凉拌海带丝和两瓶啤酒。孟生反客为主斟了两杯啤酒，推给任重一杯后，不请自饮起来：“你决定了吗？”

“决定什么？”任重没有反应过来。

“留在事业部啊。”

任重喝了一口酒后说：“还没有决定。我征求了几个朋友对我留任事业部工作的意见，3对3，各占一半。”任重笑了笑说：“表决无效。”

“这个表决包括我吗？”

“不包括。”

“那好，4:3，我同意你留下。”

孟生见任重沉默不语，又说：“我在事业部工作十几年了，也算得上部里的老人儿了吧，对部里的情况比你熟悉……”

任重只顾喝酒，不知是在认真聆听孟生的谈话，还是在思考别的事情，总之有些心不在焉。

孟生是个急脾气的人，本想循序渐进地对任重开导一番，让他自己说出留任事业部的本意，但是这个家伙思前想后不开窍，孟生干脆向他亮底牌：“现在调动工作已不再是工作需要那种单一的组织行为了，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考虑。”孟生歇了一口气，又呷了一口酒说：“我觉得你留下来有三大好处，还可以彻底摆脱上司打击报复的可能性……”

任重对此不以为然。他想，剽窃者打击被剽窃者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，果真如此岂不应了“盗贼怨财主，不孝怨父母”的俚语。

“你现在是副司级，留任后肯定升为正司级。”

任重仍无动于衷，他以为扶正与否无关大局。就工资而论，检察总署的工资待遇远比事业部高。这种提职降薪的事，怎能打动他呢。

“你调入事业部后，马上就能解决住房，不愿住旧房半年后即可分到新房，目前有三栋宿舍楼正在封顶……”

“你是说双圣寺的宿舍楼？”任重有些动心。怎么把这档子事给忘了呢。他想起一小时前摇液化气罐的尴尬来。更叫他动心的是，他患有“黎明泻”的毛病。这病真怪，只要一起床必跑厕所无疑，急不可待。原以为此病和直肠癌有关，遵医嘱做了造影检查，也没查出什么问题，吃了些药，不好不坏，也就不治了。糟糕的是，住在这样一个筒子楼里，十几户人家几十口子人，男女老幼共用两个坑的公厕，甭说任重有病，没病的早晨起来都争先恐后各不相让地往厕所里跑，如果碰上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主儿，那可就惨透了。任凭你站在门口急得跺脚，他在里面抽烟、看报好不惬意。如果再有一杯浓浓的茉莉花茶润喉，说不定还能与隔壁那位“蹲点”的干部，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聊起，美帝国主义把改变我国颜色的

希望，寄托在第二代、第三代人身上的古老的话题，一直聊到改革开放，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你等得了吗……

任重想，如果真的能尽快地解决住房问题，也算是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机制改革——由公厕转为私厕，这正符合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。吃大锅饭要改，蹲公共厕所也得改，与时俱进，势在必行嘛。任重这一喜悦心情稍纵即逝。

他无时不在思考摆脱住房拥挤、公厕不便这一现实问题。他想：过去几次分房都没有他的份儿，尽管按工龄、级别、职务、职称他都在可解决之例，但最终还是没能解决，这叫他很不开心，有口难言。

今天听了孟生一席话，最叫他动心的莫过于房子了。他高兴，仿佛他已搬进了新居；他怅惘，又好似无法解决。要解决住房，除非调入事业部，否则事业部不可能把房子分给一个根本不在本部工作的干部。想到此，他觉得颇有些卖身的感觉，这叫他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他想，到事业部工作，除了在短期内能解决住房外，几乎无一处比检察总署优越的了：岗位补贴没有了，福利降低了，虽说级别有望扶正，充其量也是升官不发财，还要放弃从事多年的专业，去干纯行政事务性的工作，所以，他一时难与孟生坦言。

孟生见他不语，从他面部表情少许的喜悦中观察到，任重是在考虑他的意见。他想如果任重同意留在事业部，以后就多了个推心置腹的朋友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嘛，说不定还能得到他的推荐和提携，自己怀才不遇十几年，或许这次找到了知音。虽说自己发表的文章给他带来了一些不快和麻烦，但从此可以看出自己对他的友情，这已得到了他的理解和认同。

“部里各部门的干部名单，已经上报组织部门了，政策监察司司长就是以你的名字上报的。”孟生向任重透露。

“我还没调来，用我的名字上报这不是弄虚作假吗？”

“也不能说是弄虚作假。事实上你已经在这儿工作了吗？”

“可我并没办调动手续呀。”

孟生见任重并没拒绝留任，心里有了底：“那仅仅是个手续问题嘛。”

任重思忖片刻问：“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孟生想了想说：“是怀长青告诉我的，他还嘱咐我先不要告诉你呢，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儿，跟你说说无妨。”

怀长青原是部里宣传处的处长，孟生与他在一个处工作，和他的关系不一般，俩人无话不说。不久前，怀长青连升三级，提升为正局级党组成员，目前负责考查工作。他让孟生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任重，显然是投石问路，试探任重的反应，一旦成为事实，任重当然要感谢他的。

任重摇了摇头说：“我本人都不知道，他怎么……”

“事业部无密可保，上午党组开会，下午楼道里就有人议论。习以为常，习以为常了。”

……

任重陷入了沉思。

二

几天后，上级组织部门对事业部上报的干部任命报告作了批复。还甬说，政策监察司负责人还真是任重，所不同的是他不是司长而是副司长，尽管司长一职空缺。任重想给他来个不闻不问，权当没这回事。

两天过去了，除楼道里不时传出任重留任政策监察司副司长的议论外，其他一切如故。

有人见了任重好奇地问：“你同意留下了……”言语间带着几分关切和惋惜。

“这事组织上还没找我谈……”任重不置可否，显然对这一决定有不同的意见。

“噢，噢。”

任重以为对此他不能轻易表态。因为留任一事，事业部已上报有关部门批复，尽管在程序上有欠缺，可你不接受，把事情搞僵，最后采取组织措施，胳膊能拧过大腿吗？更何况事业部有望解决住房，多少年来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自己，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女儿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